

▲ 零点地铁诗丛

张耳 著

没人
看见你看见的
景致



青海人民出版社

没人看见你 看见的景致

张耳/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零点地铁/伊沙主编·一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9.7

ISBN 7-225-01761-6

I . 零… II . 伊… III . 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1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24587 号

零点地铁诗丛

没人看见你 看见的景致

伊 沙 主 编

张 耳 著

出 版：青海人民出版社(西宁市同仁路 10 号)
发 行：

邮政编码 810001 电话 6143426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青海省社科院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6

字 数：10 万

插 页：2

版 次：1999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199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2 000

书 号：ISBN 7-225-01761-6/I · 393

定 价：总定价：255.00 元 单册定价：1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中如有缺页、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

作者简介

张耳，一九六〇年生于北京东皇城根南街，在北京长大成人，读过小中大学。一九八六年移居美国，一九九二年获康奈尔大学博士学位。她的诗作、诗论、散文、随笔、书评、翻译在汉英诗刊报刊多处发表，包括《创世纪》、《现代诗》、《一行》、《倾向》、《新大陆》、《侨报》、《橄榄树》、《双子星》，以及 *Talisman, First Intensity, Five Finger Review, World, Poetr Project Newsletter, River City, Trafika* 等。她的第一部诗集（英译）*Winter Garden*于一九九七年由 *Goats and Compasses* 出版社出版。诗集（英译）*Verses on Bird* 即将由 *Talisman House* 推出。张耳一贯以母语写作，现居美国纽约。

责任编辑：王绍玉

封面设计：薛建华

技术设计：董四德

张耳经年累月写在别处的诗终于在此处汇成一集。这位康奈尔大学的女博士从太平洋彼岸见到的“景致”的确叫我们刮目相看。她的自信和才华将汉语的光荣与梦想树立在异域之上，在英语丛生的地盘上让方块的汉字垒砌到有把握的半空。她把看见的给我们看。而我更感兴趣的不是她所看的而是她怎么写的。“冷眼向洋看世界”：一只鸟飞出童话，一个诗人在英汉之间悠然漫步，一本书穿过花园和城市落在摩天大楼的窗口：

看你怎么看……

——莫非

▲零点地铁诗丛

策 划: 马 非
主 编: 伊 沙
名誉主编: 吴思敬 任洪渊
特邀编委: 谢 寓 王 宁 王一川
张颐武 于 坚 韩 东
芒 克 食 指 舒 婷
徐敬亚 王小妮 陈仲义
李 震 沈 奇 牛 汉
燎 原 周伦佑 班 果

总序

吴思敬

不知《零点地铁诗丛》是否会成为本世纪出版的最后一套诗丛,不过我相信,当读者把它拿到手中的时候,距敲响世纪末钟声的时刻已经不远了。常识告诉我,一个完整的时段落的起迄与历史的转折并没有什么必然联系。不过,一个完整时段的起迄又往往会对人的心态产生影响:像百年起迄、尤其千年起迄这样重要的时刻,远不是每个人的一生都能赶得上的,因而必然会使对时光流逝极敏感的诗人触发无限的感慨。这感慨最集中的也许是荷尔德林式的追问:诗人何为?

从朦胧诗开始,新时期诗歌风风雨雨走过了 20 多年,近年来,随着卷地而来的商品经济大潮,随着以广告为运作基础、以提供娱乐为主要目的的大众文化传媒日益取代了以诗为代表的高雅文化的影响,随着人文知识分子的日益边缘化,对诗歌和诗人的美好称呼早就成了遥远的回忆或隔世的妙语。拜金潮的涌动削弱了诗人的自信,物欲的喧嚣使诗的神圣性遭到了动摇。诗人们承受了前所未有的思想危机乃至生存危机。在诗人神话已经解体的今天,诗人何为,确乎是每个诗人都要面对的严肃问题——

一些想以诗的高贵来装点自己的伪诗人早已开始从诗坛撤

离。

一些仍依恋着诗,却又想在别的方面先打开些局面再来写诗的人,也暂时告别了诗坛。

但是依然有一些诗人在寂寞中坚持着,在他们的心目中,缪斯头上的光环并没有消褪。他们像不断推石上山的西绪弗斯,为捍卫人类的最后的精神领地而搏斗着,心甘情愿地充当诗坛的守望者。

《零点地铁诗丛》的年轻作者们,今后不好说,至少在今天他们是这支寂寞的坚持者队伍中的成员。这些诗人以自己的辛勤劳作为90年代的诗坛播撒了片片新绿,他们做为跨世纪诗坛新人的形象也已开始在世纪末的夕阳的余晖中显现出来。

《零点地铁诗丛》并不是一套流派诗丛,它的十余位作者,各有各的人生经历,各有各的诗学主张,各有各的秉性与风格。但是由于他们的诗歌创作大都起步于或产生影响于90年代,因此从他们的诗中也可以约略窥见90年代诗歌观念的某些变化。

如果说,粉碎“四人帮”后首先经历了一个启蒙的时代、浪漫的时代,那么90年代则是现实的时代、凡人的时代。随着启蒙与浪漫时代的结束,是激情与理想的淡化。90年代中国人面临的问题,首先是生存问题。90年代严酷的现实迫使诗人正视基本国情,直面生存处境,并探寻从寻常琐屑的生存现实中发现诗意、将日常生活经验转化为诗歌材料的可能性。90年代青年诗人在经历了80年代新生代诗人的封闭的、高蹈云端的实验后,心态上有明显的变化。即由过去对现实的漠视、回避,转入对现实存在状况的敞开与关怀,由对隐喻、象征意象的迷恋,转入让存在在诗中直接呈现自己。这种对诗与现实关系的反思,导致他们回到民间去寻找诗情与诗魂。这里所指的民间,不单是一般指称的社会下层的生活,而且包括在我国文化传统中源远流长,却为主流意识形态所遮蔽而居于被忽视的位置,但本身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观念、风俗和生活方式

等。诗人们以平民化的眼光透视民间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平常心去体悟琐屑遮蔽下的温馨、去揭示平凡覆盖下的生命价值,从中发掘出易被人们忽视的人生况味与文化意义,进而改变了自己的审美趣味。这种不同于 80 年代的新的感觉与新的意绪,体现了 90 年代诗人的一种平民化的审美取向。

伴随着平民化倾向的出现,90 年代诗人在语言观念上也有了一定的变化。80 年代的新生代诗人普遍存在一种“回归语言”的倾向。尽管这些诗人“回归语言”的着眼点和操作手段不尽相同,但都视语言为诗的根本问题和归宿。在这种观念指导下,诗人通过形形色色的语言实验,推出了各种各样的诗歌文本,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现代汉语诗歌的表现手段。不过任何理论都有它的局限与误区,在中国这样一个盛行跟风的国度里,很多合理的东西很快就走向它的反面。一些新生代诗人在“回归语言”的旗号下玩起了语言,他们打破了传统的诗语言与非诗语言的界限,在“实验”的旗号下,一些轻飘的语感训练和无聊的语言游戏纷纷出现,甚至对语言施展暴力,在诗歌圈内圈外引起普遍的反感,进入 90 年代以后,诗人们纷纷对这种情况进行反思。诗歌平民化倾向的加强自然带来语言策略的调整。口语化的写作大行其是。尽管从诗学角度看,口语化写作并非什么新发明。中国诗歌史上不仅有口语入诗的悠久传统,而且涌现过王梵志、寒山等专门进行口语写作的诗人。美国的威廉·卡洛斯·威廉斯以及艾伦·金斯伯格等人则是现代西方诗界口语写作的大家。口语写作是植根于经验的文体,在民间口头语言的基础上提炼而成。它的好处是率意自然,平易浅俗,生动俏皮,易于与读者沟通。然而要达到表面率意而为,实际表现了对人生与世界奥秘的深层思考,却又极不容易。口语写作控制不好,也容易失之油滑或低层次的欲望的宣泄。事实上,《零点地铁诗丛》的有些作者在这点上也未能免俗。对他们来说,口语化写作同样面临着进一步

提纯与升华的问题。

尽管《零点地铁诗丛》还会有这样那样的不尽如人意之处,但一批新人在世纪末集群式的出现却是令人振奋的。中国诗坛的薪火正在向 21 世纪传递,但愿它能燃成一片温暖的火光,驱散这些年来诗人心头的阴冷。

1999 年 6 月于北京

自序

一个女人出门，听到见到不少新鲜事、新鲜人，由此也对照地渐渐看清自己是谁，进而想用语言把这些感受告诉自己和亲人，因为离开了语言的抽象，我们很难确定思想。音乐、绘画、影视技术，说到底，都还是具象的感性艺术。

然而，语言已经用旧了：经过几千年的日常表达、艺术锤炼（从诗到词到曲），百年来的程式化、口号化，十年来的庸俗化、广告化，现代诗人继承来的传统、手里的材料，混杂而无新义。在传统和现在的语言表达，借信息时代传媒之力，充斥耳目的风暴中，怎样才能找到（或者放肆地讲——创造）自己的话语，引出了每个诗人写作里对语言以及语言形式的注重。

语言的内在是否仅仅是人们愿意相信的某种透明的表达或说明？简单一句，“下雨了”，即便在日常生活中，也可能不光指天降雨水的物理变化；不同的上下文，不同的语气也许表达说话人的心情、情绪、没说出来的欲望想法，以及讲话人与讲话对象的关系。甚至，决定讲出或不讲这句话，就可能体现讲话者的美学、哲学观念，无论他或她是否意识到。

诗语言的外在形式服从与说明事实无关的美学需要。这不是故弄玄虚地假装深妙，而是散文语言向诗语言转变的折点，也是人创造了诗的原因，因为这种对美语言的追求是人的根本需要之一。就像红烧肉、黄焖肉、元宝肉、虎皮肉、扣肉、坛子肉种种吃法的妙

处，不在于它们提供营养价值的异同，而在我们对美味和美观的需要（当然也是人的根本需要）。不先品尝厨子的手艺，却要求厨子说明白，或者去研究菜谱上葱二两，醋三钱，实在本末倒置，有点迂腐，更非常可惜。从这点来说，现代诗的“功用”与传统诗没有区别。诗边缘化的说法产生于当今社会生活占主导地位的商品交易：语言的可交换性是它的实用性（日常、工商用语、广告、娱乐业），而不是它的美（也就是诗）。

至于人们对美语言的需要是什么，什么是诗的美学准则，在每个历史阶段，对每代诗人、每个诗人，答案一定不同。如此，我们才有了屈原与李白，李清照与苏东坡，舒婷与于坚。怎样发现和把握个性的以及时代的语言美学准则，贯穿于每个诗人每日与语言滚在一起的劳作当中。

在这些认知之上的，便是这本诗集：

卷一 《女书》写于 1990 年至 1997 年。

卷二 《关于鸟的短诗》写于 1996 年至 1997 年。

卷三 《没人看见你看见的景致》写于 1998 年至 1999 年。

出门的人脱离了长大的语言环境、文化环境，对离开的语言和文化也许有某种新鲜的关注和体会。这是我的希望。

张耳

1999 年 3 月

目 录

总序	吴思敬(1)
自序	(5)
第一卷 女书	
远离	(1)
雨滴	(2)
中国蜂蜜——给 Liz Story	(3)
女娃精卫	(5)
冬日花园 I	(9)
女娲之肠	(11)
雨刷	(13)
古事记	(14)
山西情歌	(17)
室内	(19)
姑媱秋	(20)
女祭	(25)
冬日花园 II	(30)
朝圣者	(32)
第五种取向	(35)
后园	(38)
女书	(39)
遗址	(40)
女丑	(41)
ECLAIR 咖啡馆	(44)

MICHI 美发屋 (46)

女人

——川端康成《千羽鹤》读后 (48)

黄昏月

——给彭邦桢 (51)

一小块黄油 (53)

蓝

——献给 Krzysztof Kieslowski ... (55)

华盛顿 DC 游 (57)

绿袖 (59)

暑日随笔 (60)

女人

——观 De Kooning《门系列》..... (64)

台阶

——和吕德安 (66)

九七新年

——致香港诗人梁秉钧 (69)

第二卷 关于鸟的短诗

歌象

——题许以祺《拉萨天葬台》 (73)

关于鸟的短诗 (76)

第三卷 没人看见你看见的景致

白 (89)

吃蓝浆果的女人 (90)

红河佛堂 (91)

不是头脑也不是激情 (92)

蜂窝 (93)

木偶的骨头	(94)
在上海虹桥机场等去北京的飞机	… (95)
充满希望的旅行	… (96)
第一手材料	… (97)
光学仪器及其他	… (98)
关于母亲形象的讲演	… (99)
天气预报	… (100)
重新开始	… (101)
厨房联席	… (102)
洗刷不净	… (104)
一步	… (105)
向前游	… (106)
生命	… (107)
东皇城根南街	… (108)
“下雨了”	… (109)
早晨,与父母、祖父、侄女、堂兄、三婶…	
	… (110)
草帽旋	… (111)
恐惧怀孕	… (112)
读父亲读过的书	… (113)
她一生都在哭	… (114)
粗茶新沏	… (115)
绿伞	… (116)
游罗丹雕塑馆	… (117)
逼真的巴尔扎克	… (118)
罗马的漂亮男人	… (119)
无内容写作	… (120)

飓风	(121)
礼拜日	(122)
法式园艺	(123)
家里的动物	(124)
结构	(125)
不会唱的雌鸟	(126)
女人:鸟	(127)
茉莉花	(128)
那满天的星	(129)
泉	(130)
鹤望兰	(131)
街上来了摄影队	(132)
魔术师的帽子	(133)
新华字典	(134)
女书	(136)
主题·亮牌	(136)
狐狸小路	(137)
刚离婚的她和刚结婚的她	(138)
Bonobo	(140)
亨得尔对瓦格那	(141)
接下来的问题是继承	(142)
像片上听不见的流行歌曲	(143)
交际舞运动	(144)
歌声	(145)
寿眉,水仙,冻顶	(146)
妈妈的茶杯	(147)
几个比喻	(148)

“我 也 读过罗丹的传记”	(149)
我的堂妹夫	(150)
“Hello, 进来, 烤烤火”	(151)
风吹得窗玻璃响	(153)
《庆典》——一个丹麦故事	(154)
我和他的心思	(154)
12/19/98; C 小调奏鸣曲	(155)
这一天	(156)
不再听见	(157)
写作是现实的记录或者反折的说法
	(158)
新年	(159)
就如此衔接	(160)
海滩与海	(161)
这时候羡慕奥狄修斯	(162)
盆景	(163)
石南园	(165)
汽笛响	(167)
理解不理解	(168)
莫斯科郊外的夜晚	(169)
街对面, 都铎式小楼	(170)
能再说什么?	(171)
牺牲	(172)
给未生者留下备忘录	(173)
没看完的书	(174)